



[英]傅柯林 著 冯元玥 译
Colin FOURNIER, Translated by FENG Yuanyue

“根基的迷思”

银川当代美术馆

"Foundation Myths"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Yinchuan

摘要 一个设计的形态生成，即使在充斥着根深蒂固、意义深远的地域标志和历史标志的地理以及文化语境之下，也总是需要探索一个新的（设计）原点，创造一个虚构的故事，一个人工铺陈的符号化的根基的迷思。waa未觉建筑事务所设计的银川当代美术馆，基于深远且富有历史迷思的地景、时间和与人类行为息息相关的丰富叙事，建筑成为了一种同时共存的表现形式，一个从古至今各个时代不断累积构筑的连续层。无论语境赋予人们什么，灵感的来源总是需要被伪造一番，偶尔还必须故意营造出一种公然的挑衅行为，无中生有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关键词 艺术博物馆；身份认同危机；古典；根基的

迷思；叙事建筑

ABSTRACT The morphogenesis of a design, even in circumstances where the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is saturated with deeply ingrained and meaningful signs of place and history, always requires a search for a new point of origin, the creation of a fiction, the somewhat artificial laying down of a symbolic foundation myth. Waa believes in appropriating narratives sourced locally and historically which might lead to progressive modes of exploration. Not from a past which eludes to a revival of nostalgia but one which might point to a

more immemorial point of reference, in the case of the MOCA Yinchuan a manifestation of the simultaneous co-existence of successive layers of prehistoric and historic times. Whether the context has much or little to offer, sources of inspiration always have to be fabricated, at times as an act of defiance, or, by default, hallucinated out of nothingness.

KEY WORDS Art Museum; Identity Crisis; Archaic; Foundation Myths; Narrative Architecture

中图分类号: TU-86(243); TU24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84X(2016)03-0082-008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银川当代美术馆
项目地点：宁夏银川市
业主：宁夏民生房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团队：waa 未觉建筑事务所（建筑设计、室内设计）、Buro Happold（幕墙及二次钢结构设计）、宁夏建筑设计研究院（土建施工图设计）、北京冠亚伟业（室内施工图设计）、中铁建设（土建，室内施工）、江河幕墙+倍立达（幕墙施工）、恒豪国际（室内 GRG 施工）
设计团队：张迪，Jack Young，Ruben Bergambagt，Huang Yisu
场地面积：13 188 m²
建筑面积：15 006 m²
设计时间：2011.7—2015.6（建筑设计）、2012.5—2015.5（室内设计）
建设时间：2012.1—2015.6
建成时间：2013.8（土建完工）、2015.6（幕墙完工）、2015.5（室内完工）

Project: MOCA Yinchuan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Yinchuan)
Site: Yinchuan City, Ningxia Province, China
Client: Minsheng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Project team: waa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Buro Happold (facade SST consultant), China Railway Construction Group (main contractor), JingHo+Beilida (facade contractor), Egrow (interior cladding contractor)
Design team: Di Zhang, Jack Young, Ruben Bergambagt, Huang Yisu
Site area: 13,188 m²
GEA: 15,006 m²
Design duration: architecture design: 2011.7-2015.6, interior design: 2012.5-2015.5
Construction: 2012.1-2015.6
Completion: base build completion: 2013.8, facade completion: 2015.6, interior completion: 2015.05



- 1. 西立面出口 (Photo: Iwan Baan)
- 2. 西立面 (©NAARO)
- 3. 概念图
- 4. 东立面入口 (©NAARO)



文史学家与艺术史学家们认为，古代与现代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关联，这不仅仅因为古已有之的形式似乎在当下展现出一种特殊的魅力，还因为理解现代的关键正隐匿于远古时代，甚至是史前洪荒时代。^{①②}

——吉奥乔·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

在本文的开头，作为预先提醒，需要指出的是，艺术博物馆的历史并不长。这一点至关重要。长久以来，它们并没有被视作某种不可或缺的存在，或许在未来也不会，至少根据它们目前的形式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如今，艺术博物馆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身份认同危机，若是从当代文化生产与数字通信手段的角度来看，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正变得落伍，并且可能需要被彻底改造。因此，像中国银川当代美术馆这样，具有全新表现形式与类型突破潜力的建筑，值得在这个时代被用心观察与研究。

在西方，公共博物馆作为一种满足社会需求的组织机构，直到 18 世纪末才出现。而在如今的亚洲，公共博物馆仍是一个颇具实验性和不稳定性的概念。我们可以从 M+ 博物馆中看到，甚至连香港这样一个国际性的后殖民大都会，都是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踟蹰之后，才最终决定建立一座与其他具有相近国际影响力的世界性城市相媲美的视觉文化中心。

基于这样的语境，反观中国大陆，近年来大量新博物馆拔地而起，这些博物馆通常建在偏远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城市化往往刚刚开始，它们的常住人口仍然稀少。这所有的一切不禁让人产生疑惑。^{③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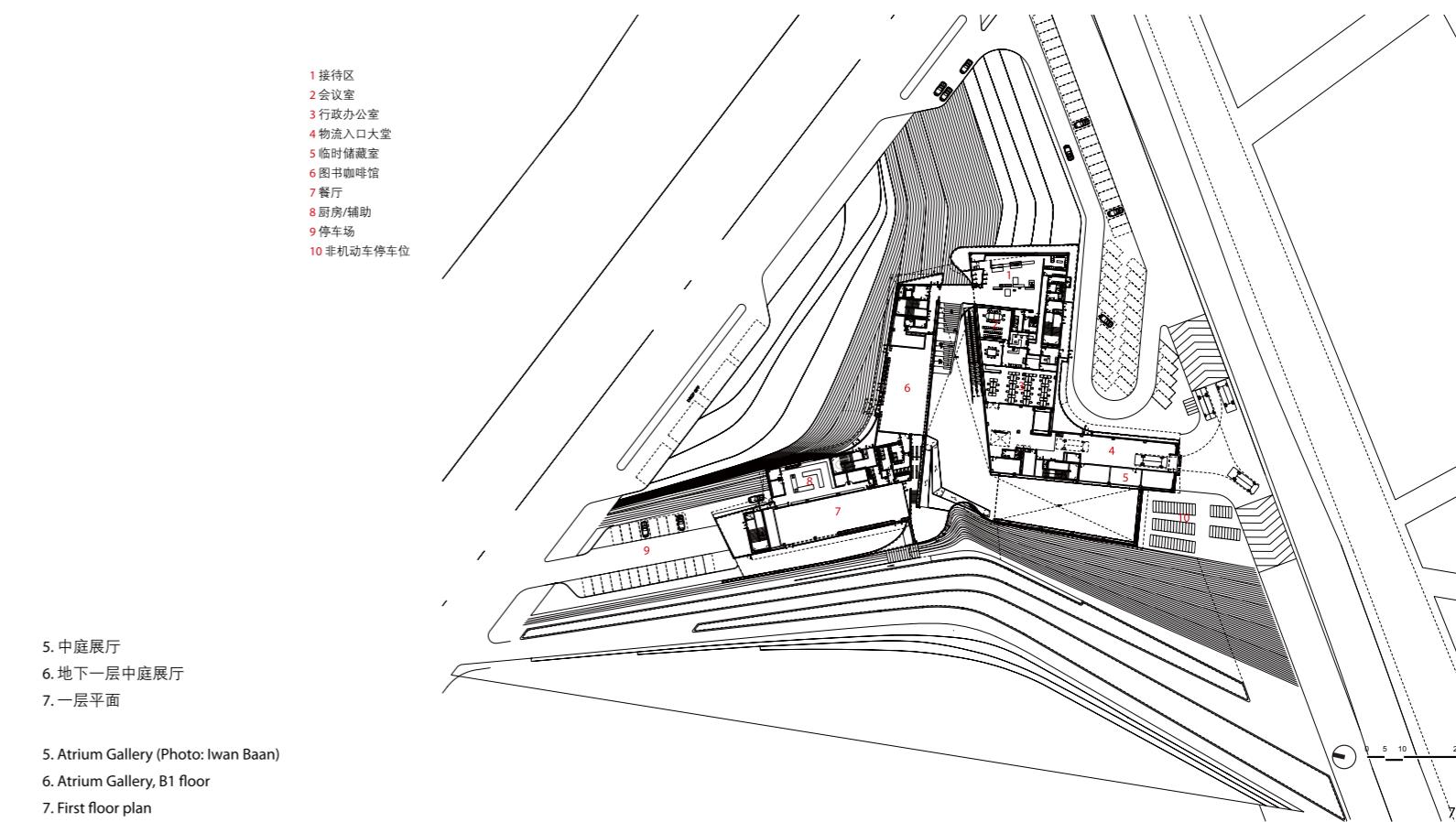
在这些新博物馆项目中，有很多都是形象工程，它们意在弥补周边城市发展过程中比比皆是的乏味平庸。这些博物馆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海市蜃楼、虚妄幻想，它们被用来填补现实中一切有形标志的缺失，以及一切可以证明它们或有利于塑造它们的历史压力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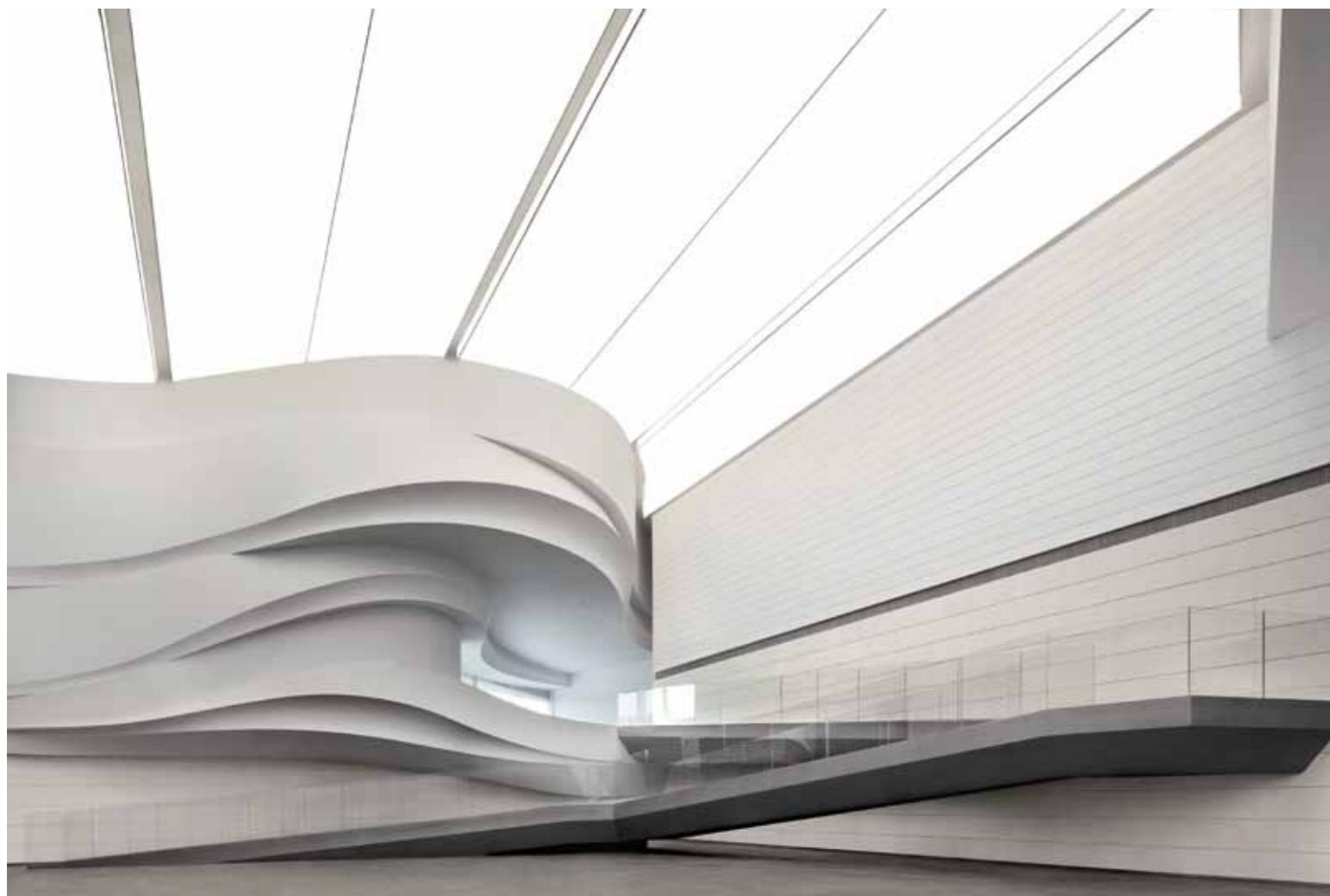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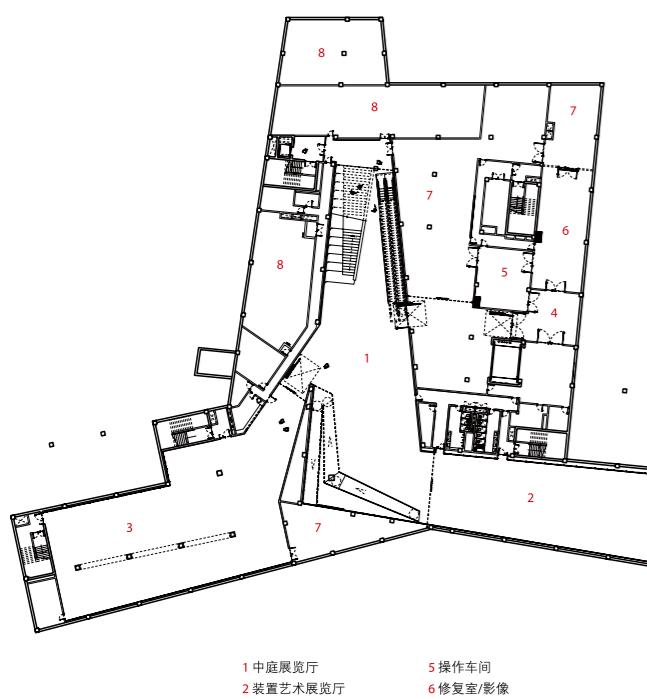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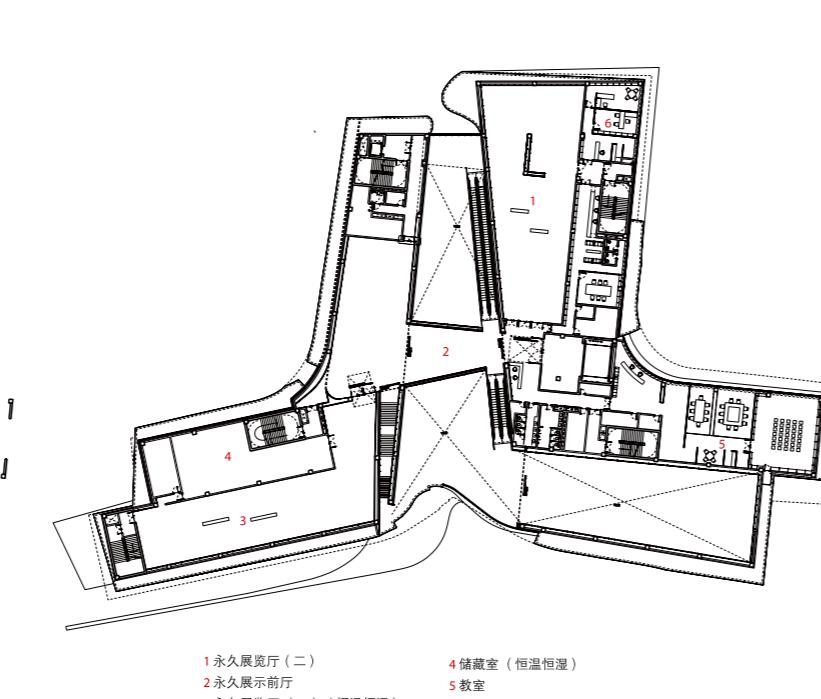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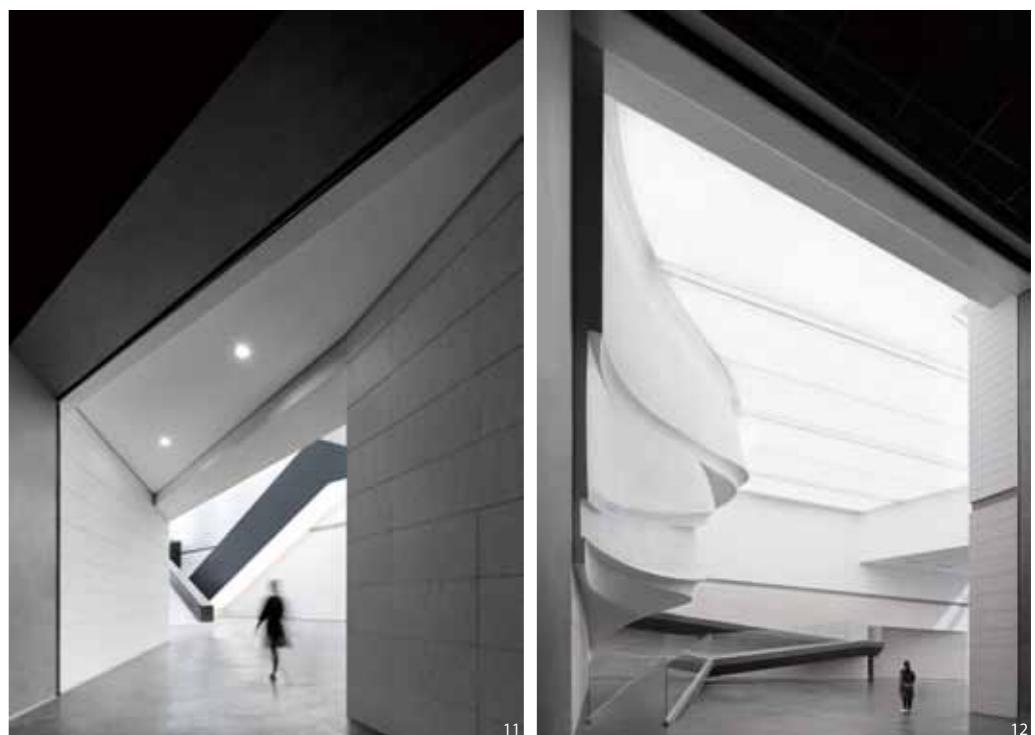
9



10

8. 地下一层坡道连接西面出口
9. 地下一层平面
10. 二层平面
11. 地下一层当代展厅连接中庭处
12. 地下一层装置展厅

8. Ramp leading to the west entrance, B1 floor
9. B1 floor plan
10. Second floor plan
11. Connecting space between Contemporary Gallery and Atrium, B1 floor
12. Installation Gallery, B1 floor (©NAARO)



11
12

就好像河谷地形的沉积层那样，从遥远的过去到现在一直层层累积，并将永远地持续下去，而这一切都能够在地景中看到。

在这一层面，waa 未觉建筑事务所利用建筑语言表达的共时性强烈地使人联想到了马塞尔·杜尚 (Marcel Duchamp) 的作品《下楼的裸女》所展现的效果，又或者是埃德沃德·迈布里奇 (Eadweard Muybridge) 和艾蒂安朱尔斯·马雷 (Etienne-Jules Marey) 的原型电影影像——人体在活动中不断变换的位置在同一个图像场景或摄影场景空间叠加，正如博物馆立面元素中层层堆叠的扭曲纹理一般。

西侧面对地质年代的大量动态引用显然是对古老地景的永恒力量的一种参照，与之相同，东立面主入口对洞穴的大胆引用则是对远古居所的参照。此外，与大多数的设计师不同，waa 未觉建筑事务所的建筑师认为这座建筑不应只是揭示其古老的历史根基，还应彰显时光的不断流逝。建筑使用了未经处理、纹理粗糙的玻璃纤维混凝土 (GRC)，这使得博物馆将在未来呈现出风化作用与自然老化的状态。它将在时光中衰败，而不是佯装永恒的完美，这与自然沉降和自然侵蚀的概念不谋而合。这种对时光流逝的认同是否与现代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审美观念大相径庭，表明了一种新的当代意志呢？

归根结底，在一座新博物馆的设计中，对建筑感官和情感的体验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造访这里的公众，而这种体验提供了与社会关联的最为持久的表现形式。这同时也是最难预期，最难在设计的源生阶段全面考量的问题——一个建筑师在其设计的视觉特质中，哪怕不专门考量也首要关心的问题，尽管它通常难以妥善解决。场所与时间的叙事为 waa 未觉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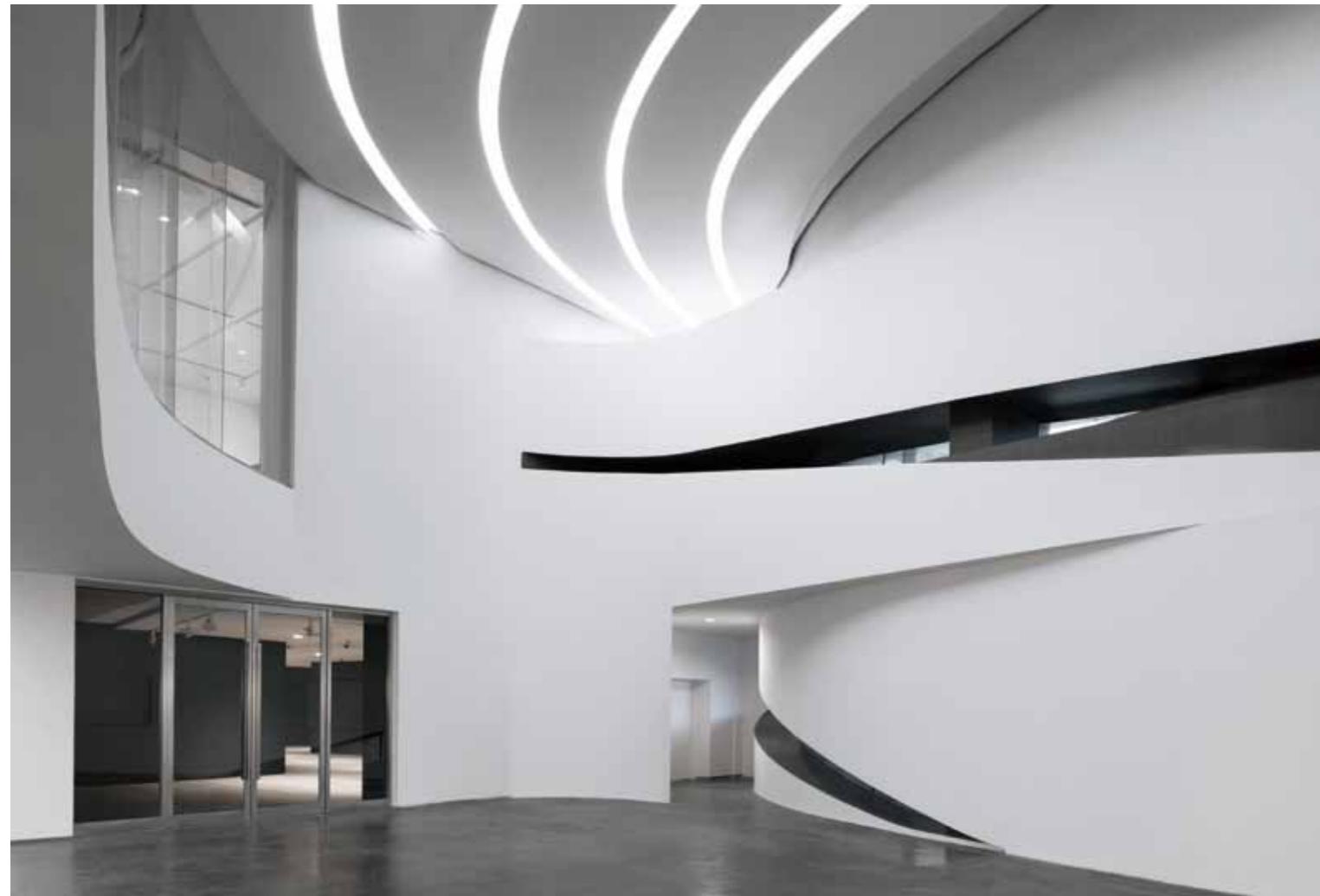
场地限制的缺失。它们几乎是凭空冒出来的，因而它们的存在显得危如累卵，因为既没有不可抗拒的社会经济力量，也没有文化的切实需求使它们真正的不可或缺。^{② [3]}

但是，这种根源上的不稳定性和任意性不正符合所有的建筑尝试么？一个设计的形态生成，即使在充斥着根深蒂固、意义深远的地域标志和历史标志的地理和文化语境之下，也总是需要探索一个新的（设计）原点，创造一个虚构的故事，一个人工铺陈的符号化的根基的迷思。

矛盾的是，以城市场所为例，尽管建筑所处的语境已经为其提供了具有多重意义的丰富信息——充满了看似可以构建起一个稳固参照体系的线索和限定条件，然而，创意构思却总是变成一种寻求将设计从所有复杂的参考信息中解放出来的过程，就好像现代主义那样，彻底地将自己从 19 世纪令人窒息的社会规则中独立出来。因此，无论语境赋予我们什么，灵感的来源总是需要被伪造一番，偶尔还必须故意营造成一种公然的挑衅行为，无中生有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这样的结果是，一个项目的谱系成了一个故事，而讲故事远远超过了对可研究对象及其设计特点的描述。就这一点而言，值得人们注意的是，waa 未觉建筑事务所的创始人张迪与创始合伙人杨杰克 (Jack Young) 均在巴特莱学院 (Bartlett) 受过教育，这所位于伦敦的建筑学院之所以蜚声国际，不仅因为它对审美的精益求精和对设计解决方案的高度重视，还因为其学生设计所蕴含的叙事的创造力和构造力：超越了对设计对象的不可否认的狂热崇拜。在这些颇具实验性的学术提案中可以看到，他们的故事中深藏着一种诗意图之美。

黄河流域的沉积层使得设计的一部分可以完全触碰到历史，触碰到或许都无法追忆的远古时代。正是它们直接促成了建筑形态的产生。然而，这座博物馆不该如何它通常被描述的那样，被视为一块化石，因为这就意味着它被禁锢在了史前时代某一特定时刻的某块石头之中。更为合理的是将它视作从古至今各个时代不断累积构筑的连续层，一种同时共存的表现形式。



13

13. 二层永久展厅前室
14.5. 剖面图
16. 三层学术报告厅前室

13. Foyer of the Permanent Gallery on the second floor(©NAARO)
14.5. Sections
16. Vestibule of Lecture Theater on the third floor(©NAARO)

1 中庭展览
2 永久展示前厅
3 专题展览厅（一）
4 设备间
5 美术馆入口
6 美术馆出口（通往艺术家村）

14

1 装置艺术展览厅
2 物流入口大堂
3 教室
4 学术报告厅
5 学术报告前厅

15



16

事务所提供的非常明确的解读（项目）语境的方式，因此他们的项目在地理空间、地质与历史年代都具有稳固的参照点。同样，对公众反馈的预判也是很重要的，它会影响设计，并成为（设计）整个故事的一部分。

评论这件作品时还有一点值得推敲。笔者认为，假设建筑师们对公众反馈的预判完全不亚于他们对地景、时间流逝的瞬间等突出特征的思考，他们也认为，访客不是一张白纸：来访者怀揣着过去的点点滴滴，也就是某种存在于他们内心，由个体化的记忆、认知与情感所形成的风景，这就好像是他们建筑认知中的构成要素，和上文提及的空间与时间的变量是一样的。那么，对个体情感与认知的预判能否决定建筑的形态？这样的情况是否在这个项目中存在呢？

许多西方作家认为，我们对空间结构的理解和围绕其展开的互动完全是心理上的，与我们情感上对纯粹几何学抽象概念的中立、同构的认知没有任何可比性。尤其是一些人声称空间的向上运动趋势通常被视为一种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精神运动状态，^③ 它激活了根植于集体无意识的原始意象。至于这种假设是否具有普适性，以及它如何在亚洲地区引起共鸣，笔者并不清楚，因此笔者也不会揣测一名来到银川当代美术馆的游客会如何理解这个空间。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游客对空间的感知与情感认知极大地影响了建筑内部空间的塑造，尤其是中庭。在银川当代美术馆，你会发现一种明显的循序渐进，当一个人攀爬建筑的时候，会经历从黑暗、粗糙空间到明亮、平滑空间的过程，建筑创造了一条感官不断起伏变化的“建筑步道”，这种更为行之有效的

方式使得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无意识。

本文并没有对银川当代美术馆的所有特质进行全面的解读。^{④⑤} 上述分析所提供的线索是笔者有意挑选出来的，以期与文字的配图保持一致。本文重点阐释了这座博物馆在建筑层面与其他根基薄弱的博物馆的区别，那些博物馆往往看起来迷失于时间与空间中，而且缺乏人或社会维度的思考。正如图片中所展现的，究竟是什么使得这座博物馆如此与众不同？也許正是笔者一直尝试说明的：它的设计基于深远且富有历史迷思的地景、时间和与人类行为息息相关的丰富叙事。它们在此深深扎根，潜入历史的悠悠过往，如今以全新的面貌回归。

总的来说，这种看似矛盾的观察——建筑似乎寻常的当代性潜藏在其对历史的参照之中（地质年代、文化历史与感知心理学层面），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何这座建筑给人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及为何它能够引发持续且激烈的争议，^⑥ 这也许正是当代艺术博物馆存在的价值。

（图6, 图8, 图11及图纸由waa未觉建筑事务所提供）

注释：

- ① 最有趣的是，香港M+博物馆最近的一位执行馆长李立伟（Lars Nittve）这样阐述博物馆与城市的关系：博物馆不是城市存在的一种功能。如果博物馆位于城市之中，它当然既会受到城市的影响，也会影响城市。但是有许多伟大的博物馆并不在城市中。详见：Cristina Bechter, Dora Imhof, eds. *Museum of the Future*[M]. Zurich: JRP/Ringier, 2014.
- ② 若是要对包括银川当代美术馆在内的中国新博物馆有全面的了解，详见：Clare Jacobson. *New museums in China*[M]. NY: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2014.

③ 弗洛伊德经常使用空间和建筑隐喻来阐释他的精神结构理念，尤其是描绘了一个垂直分层结构：本我（地下室）、自我（地面层）以及超我（阁楼）。

④ 尤其是，本文没有试图说明这座博物馆如何适应中国艺术市场的复杂环境。这超越了本文的讨论范围，需要社会学层面上的更为广泛的分析，详见：Sarah Thornton. *Seven days in the art world*[M]. London: Granta, 2009. 及 Sarah Thornton. *33 artists in 3 acts*[M]. London: Granta, 2014.

参考文献：

- [1] Giorgio Agamben. *What is the contemporary?*[M]//Giorgio Agamben. 'What is an apparatus' and other essays, San Francisc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2] Cristina Bechter, Dora Imhof, eds. *Museum of the Future*[M]. Zurich: JRP/Ringier, 2014.
- [3] Clare Jacobson. *New museums in China*[M]. NY: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2014.
- [4] Sarah Thornton. *Seven days in the art world*[M]. London: Granta, 2009.
- [5] Sarah Thornton. *33 artists in 3 acts*[M]. London: Granta, 2014.
- [6] Claire Bishop. *Radical museology or, What's 'Contemporary' in Museums of Contemporary Art?*[M]. London: Koenig books, 2014.

作者单位：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建筑学院

作者简介：傅轲林，男，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建筑学院 建筑学和城市设计教授（荣誉退休）/城市设计研究生课程主任 / 建筑学硕士18组课程主任，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 访问教授

译者单位：T Magazine China

译者简介：冯元玥，男，T Magazine China 编辑部主任
收稿日期：2016-03-15